

跋畫川廣

撰道董

2007/12/02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德隅齋畫品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廣川畫跋目錄

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書楊傑墓地獄變相

書燕仲穆山水後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以妾換馬圖後

書列子御風圖

書摹本地獄變

書龍袁文馬圖上

卷之二

孫白畫水

九主圖

犬戲圖

書武皇望仙圖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書龍袁文馬圖上

書駿馬圖上

書嬖魚圖

書列仙圖

書馬嵬圖

攝摩騰取經圖

陸羽點茶圖

孟浩然騎驢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李子西兵車圖

書百牛圖後

書秦宮對鏡圖後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書七夕圖

書李子西兵車圖

月宮圖

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鑠樹諫圖

上王會圖敘錄

孫知微畫涅槃

卷之三

書別本西昇經後

醉僧圖

書吳懷龍上

官本乞巧圖

劉唐允拂林圖

擊壤圖

別本地獄變

卷之四

舞馬圖

王仲千收猩猩圖

二祖調心圖

蒲永昇畫水

易元吉猩猩圖

書西昇經後

化胡經後

醉道士圖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書程文簡所收鶴圖

常山甫畫像

沒骨花圖

織女圖

別書韋偃畫圖

玄奘取經圖

常彥輔祇神畫像

書李營丘山水圖

再書猩猩圖

穆宗打毬圖

送窮圖

書李端愍收唐畫乞巧圖

牧羊圖

勘書圖

滕王蛺蝶圖

徐熙牡丹圖

杜甫騎驢圖

張季鷹還吳江圖

蔡居安展子虔馬

閻立本消橋記

阿房宮圖

賀監歸越圖

雄雞斷尾圖

胡瓌番馬圖

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清夜游西園圖

王摩詰山水

李祥收天馬圖後

伯時縣霽山圖

慎徽秋雨圖

李太白畫像

寬對圖

跋韓幹馬

吳生畫驢

李成畫營丘圖

曹將軍照夜白圖

吳王斫鱸圖

留瓜圖

二十八宿真形圖

李元本花木

書介葛盧圖

伯時馬圖

武宗元天王圖

顏太師畫像

關仝側作太山圖

跋李夫人圖

舉子圖

戴嵩牛圖

邊鸞畫花

秦王進餅圖

傳古龍

竹林七賢圖

陳誠甫雙龍

陳中玉收桃花源圖

吳生護法神

李定方繡佛

王波利獻馬圖

吳道玄地獄變

燕龍圖寫蜀圖

閻士良畫龍圖

卷之六

輞川圖

書韋偃放驢圖

古畫水圖

北天王後題辨

周昉西施圖

時記室所收山水

李成畫後

燕仲穆畫

御畫瑤池馬圖

盧鴻草堂圖二

曹將軍畫馬二

孫知微水

擣衣圖

崔白蟬雀圖

王勣畫圖

郭恕先畫後

周昉畫

御畫翎毛後

書優鉢羅華圖

張翥馬圖

范寬山水

蘭亭圖

覆局圖

書王學士李成畫

范寬山水

龍衮百馬圖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曝書石渠，發奩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旂千節，豹尾萬纛，天清地夷，日開月闢，諸福畢應，形勢呈露，羽衛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參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期望，追念跋扈於一時也。旣而歎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充職麟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告成，號爲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於器^{一作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鄒上距^{一作鉅}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音楊}，鳳凰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音租}藉^{音憂}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冊，玉牒銀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然後爲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邪？今考於圖，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如藉用藁秸，尊以瓦甒^音，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徧于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類於巡狩；分陞四面，土用五色，則類於太社之制；皮弁緇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祀大一之禮；壇場主幣，寓車象馬，駟駒羝羊，則類於泰山之祠。然後禮書不備，諸儒刺^反取六經，以立王制，雜列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取備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德崇功之禮者也。^{河圖}傳曰：堯

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末有中修其禮。然自三代用事於僭宗者七君。而漢武帝、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光武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爲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唯貞觀用事於禮。爲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韋安仁說。然封禪歌時。適自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考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未盡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亦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竊恥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時。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僭宗豈汨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況唐在貞觀已告岱矣。開元行之。尙誰告邪。舉前王既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爲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簾。撞一作崇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練。日月冠。篋捲雲履。步搖諸子。垂佩錯囊。雁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止御。意色遐想。愴悅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知前史。武皇初銳精政理。剗削蠹弊。誅叛討逆。四方大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遊幸。崔魏公曰。

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觝趨捷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機。倖門壺淵。去如薤草。內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弃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孝武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環仙袂。星冠月帔。鶴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杯。歸武帝。長生樂。奏霓裳羽衣曲。太和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惘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趙歸真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卽此圖是也。夫佞邪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內照。不蔽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睿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膩也。人主未嘗近膩。而常以遠膩爲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妄投人。遇隙乘之。則其受入甘矣。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將爲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歧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鰭觸一作鱗觸鬬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而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枝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拔道書有五

頭鹿其角且十皆古者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爲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阿保機攻勃、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爲王。阿保機死，述律立，次子禮奔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爲王道輔跋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爲楊次公敘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爲畫。陰刑陽囚，衆苦具在。一作酸慘惻使人畏。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爲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蔓。前世畫工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盡在吳生前。其後張孝思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况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說始孝師邪。景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迺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爲陳彥郭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事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忠基，其弊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闥，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幸盜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况以

形容寓畫圖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爲一笑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嘉遭亂遁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爲慮不知出此其愚知相去豈特尺寸間邪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据本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爲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取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爲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旣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爲碍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人爲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爲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爲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爲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耳彼爲是觀者一作特物一作牽牧掩犢犢出爾犢角耦蹄仰鼻垂胡掉尾弭耳豈非百體具於前哉知牛不求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爲此百狀旣已寓之畫矣其爲形者特未盡也若其岐胡壽匡豪筋旄毛土阜輟駕下澤是驅畜勇槽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

白角瑩蹄，青毛金鎖，出河走踢，曳火衝奔，渚次而飲，岸傍而鬪，摻尾而奏八闋，斂角而爲商歌，飯於魯閭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鬪而蛟爭，劍化而樹變，獻豆進芻，陰虹厲一作厲頸，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真牛者矣。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爲詩繫之。他日屬余書以敘得之原流，或詆曰：玩物累心，不能忘愛於此，亦蔽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己忘物，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庭作古松以爲觀美，符載聞而贊之。一作術衛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之三絕。翌日玄覽見而壞之曰：無事疥吾壁也。是意好者豈當留於胸中邪？况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衆至，呈象露形，不能爲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礙。一作礙焉，豈復以人之疥者爲己之疥哉？子試觀之，謂不能忘壁之疥，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爲心疥乎？

書駁馬圖上

劉原父使虜中，會有獸馬形出道間，食虎豹，虜人不知，原父曰：此異獸也，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据哉？大鵠食蜩，蜩食鵠，鵠食駁，駁食虎，自駁至鵠，世不嘗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駁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駁馬，虎堅一作堅而伏，然則駁亦馬乎？其爲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駁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圖

秦有僂谿方鏡。號照骨實。其在咸陽宮。則縣以照膽。察防奸淫。謂六國美人。方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相蚩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妝爲嬉娛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倣像取也。視圖盤空架橫。大若栴簾。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縷銀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駢雜參錯。十行爲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爲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揜秦袖。捧吳頰者半之。牽齊衫。著越釧。帖鬢點眉者。纔又半也。而形影鏡中。與鏡相出。爲相千萬。觀者眩惑。迷落圖中。至不能計者。循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也。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粧之猶調。宿鬢尙橫。淺粉已薄。無復唇朱。纔餘眉黛。靨上星稀。黃中月落。畫此圖中。可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煒煒。詞不爲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寢與偃。偃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爲貴者。可勝道邪。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娥眉塵曼之爲麗。各以其時遣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詩。誰言似白玉。定是魏青驪。又劉子威詩。龍驤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鸞膠妾猶有。請爲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鹿將含啖。千金會不俱。

或謂怨妾換馬，非真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道逢驄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尚，此圖豈得於是而爲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鯀魚圖

成都府官給鯀魚圖，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鯀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從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鯀隅躍清池，蓋西南蠻號魚爲鯀隅，方言不習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爲大小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況古無鯀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爲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工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爲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劍，因其陵厲，倏一作條通幽冥。至於騰太白之光，徵蓐文之耀，雷厲風揮，英精互繞，劍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賈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絕藝，不可以繩尺約之。況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睥睨於其間哉？三階舊墨，磨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揭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似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士疏出本文爲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

脚雨勢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勢若將墜蓋無能得其意者它日有持古圖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
繚靡假爲遊雲飛霧依隨踴躍扶搖上下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遊於其中者神淡而氣臧形解而魄
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昉共歎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
余因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爲真人忘形三昧者邪其乘風馮凌興化胚臍能以天地爲一氣者乎其爲
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其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
以風爲既有者也謂心凝氣釋則以身爲已異者也其爲冷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及也起北
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
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
方且與天地爲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遁而藏矣彼鬼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
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知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爲至是入
聖解迷著其有得於正視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
時見相元無則莊周豈能議其後哉

書列仙圖後

不戴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官侍童衣諸于冠遠游插花如蝶搖蕩如飛
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爲穿針縷采。綺樓繡閣。又爲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輶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練本求售。謂廬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珣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曾爲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文帷者。豈復有橫一幅練素而爲之者也。余見唐諸人如李嗣真張彥遠朱景真。皆知畫者。又嘗敘畫源流而盡入錄中。豈道玄誠爲此矣。而獨遺哉。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圖鑒爲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奕奕壯哉。非能檄棧一作檄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真妃以爲委馬嵬時。正如愍懷妃事。而神乃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謫彫有數。責其償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逮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陰藉禍媒。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